



SHIDAI KAIMO ZHUYANFU

时代楷模 朱彦夫

杨凤山 彭红 /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SHIDAI KAIMO ZHUYANFU

时代楷模 朱彦夫

杨凤山 彭红／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代楷模朱彦夫/杨凤山,彭红著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209-08507-6

I. ①时… II. ①杨…②彭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21365 号

责任编辑: 李言英

时代楷模朱彦夫

杨凤山 彭红 著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

规格 16 开 (169mm × 239mm)

印 张 14.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8507-6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(0532) 88194567

1 第一章 战火纷飞的年代

- 第一节 14 岁的穷娃要参军 \ 3
- 第二节 连长相中了这个小兵 \ 7
- 第三节 初露锋芒 \ 14
- 第四节 鸿雁传书报捷音 \ 20
- 第五节 飞越雪山 \ 24
- 第六节 血染二五〇高地 \ 33
- 第七节 战地英雄魂 \ 40

49 第二章 生命重新开始

- 第一节 终于睁开了眼睛 \ 51
- 第二节 活着更需要坚强 \ 58
- 第三节 第一次作报告 \ 68
- 第四节 为“自理”而奋斗 \ 75
- 第五节 红玫瑰风波 \ 80
- 第六节 决计回乡 \ 87
- 第七节 自我“囚禁” \ 94



第八节 道是无情却有情 \ 104

第九节 执子之手绘新天 \ 113

第十节 星光闪烁山村夜 \ 119

125 第三章 战斗在农村阵地上

第一节 当仁不让的抉择 \ 127

第二节 绝不当“遥控”书记 \ 142

第三节 一切从实际出发 \ 153

第四节 治山填沟造良田 \ 168

第五节 甘泉梦想终实现 \ 178

第六节 历尽辛酸逐光明 \ 182

187 第四章 残臂抱笔绘今生

第一节 投入新的战斗 \ 189

第二节 求索活着的意义 \ 197

第三节 铭记将军的鼓励 \ 207

第四节 奏响生命绝唱曲 \ 213

第五节 精神世界攀珠峰 \ 218

225 后 记

第一章
DI YI ZHANG

战火纷飞的年代
ZHAN HUO FEN FEI DE NIAN DAI



1945 年，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，沂蒙山百姓唱歌跳舞敲锣打鼓地欢庆。然而脸上的笑容还未退去，国民党反动派就打响了内战的炮声。英勇的山东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，推起了独轮车，高喊着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口号，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，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开赴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前线，一场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。

1947 年冬，沂源县金泉镇开大会。高大的主席台上，挂着两幅画像，那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。一个部队的首长站在主席台上给百姓讲全国的革命形势，讲国民党反动派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号召有志的青年，积极报名参军，为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报仇。首长大声地问：“乡亲们，国民党反动派要我们吃二遍苦，受二遍罪，你们答应不答应？”

“不答应！”台下万人同应，地动山摇。

“打倒蒋介石反动派！”“打倒地主恶霸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台上台下群情激昂，吼声震天，直冲云霄。悦庄镇张家庄 14 岁少年朱彦夫站在人群里，振臂高呼，心情分外激动，喊得嗓子都发哑了。他下定了参军的决心。

报名参军的人真多，负责登记的两名战士被报名参军的年轻人围得水泄不通。朱彦夫个子小，站在人堆里伸长了脖子也看不到登记的解放军在哪里。他把身子往下一溜，尖着脑袋往前拱，三挤两挤就从人缝中挤到桌子前。他双手扣住桌沿，脑袋往上一拱，紧靠着桌子站了起来。



“哎，小同志，你来干什么，快别捣乱了，让开地方！”

“俺要当兵！俺叫朱彦夫，你快写上俺的名字吧！俺是张家庄的！”后面有人把朱彦夫往后拽，朱彦夫死死地抓紧桌腿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俺不是来捣乱的，俺是要参军打国民党反动派的，快给俺写上名字吧！”

“你当兵，十几了？”登记的解放军战士打量了他一眼，“是谁叫你来的？”

“15了，15了。”朱彦夫担心解放军嫌他小，早想好了多报一岁，“俺娘叫俺来的，快记上俺的名字吧！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你没看告示吗，我们只要18岁以上的。你太小，快回家吧。”招兵的解放军不再理他，招手叫后面的人上前。

朱彦夫还想再要求要求，还没有等他开口，就被后面一个大个子青年拖到了背后。朱彦夫气得对那人乱踢乱打。但那人人高马大，朱彦夫推不动他。大个子登记好了，转过身来拽住朱彦夫往外拉：“你小子还挺横的啊，这里是报名参军的地方，由不得你胡闹。你还想当兵？看你这个瘦猴的模样，恐怕连枪也扛不动，是儿童团的吧！”

“对对对，把他拉出去。肯定是在家淘气，想离家当兵。”

“这孩子真野，从张家庄跑到这里，几十里路呢，也不怕大人在家担心。”

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气得朱彦夫满脸通红。可他拉扯不过那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只好干瞪眼跺跺脚，含着委屈的泪水走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朱彦夫见啥烦啥，两脚不停地狠狠踢着路上的石子。听说参军当兵要穿鞋子，他早上来时就穿了母亲给他做的一双新鞋。现在一路乱踢，鞋尖磨起了毛。他有些心疼，蹲下身子脱下鞋，解下腰里扎的绳子，一头一个把两只鞋拴好，挂在脖子上，光着脚往回走。心里还是不服气：凭什么嫌俺小！俺仇深似海。俺爹是八路军，光荣牺牲了。俺姐卖给人家当了丫鬟。俺弟失踪了，不知死活。哼，俺非当兵不行！不给俺登记，俺就偷着去！反正只要跟上部队，你总不能再把俺赶回来吧！要是非赶俺走，俺 just 说不认识回家的路，看你怎么办！朱彦夫边走边萌生了这个耍赖的“当兵方案”，不由暗自乐了起来。

朱彦夫的父亲叫朱庆祥，娶了讨饭讨到张家庄的蒙阴姑娘郑学英为

妻。郑学英为朱家生了7个孩子，其中4个先后病死饿死。为了养活一家人，朱庆祥长年在外面打短工，后来参加了八路军。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，朱庆祥不幸被日本鬼子杀害。为了一家人不被饿死，郑学英咬牙将只有12岁的朱彦夫姐姐朱彦花卖给人家做丫鬟。不久，只有两岁的朱彦夫的弟弟朱彦坤莫名其妙地失踪了。从此郑学英和朱彦夫母子俩相依为命，艰难度日。1944年，八路军鲁中军区在沂源县建立了根据地，穷苦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，朱彦夫一家迎来了新生活。

朱彦夫年龄虽小，但他饱受苦难，身体里流淌着八路军后代的血液，懂得谁是他的亲人，谁是他的敌人。他早就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像父亲一样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部队，为劳苦大众过好日子而奋斗。

“看你，咋不穿鞋？”郑学英见儿子这样回来，埋怨起来。

“俺，俺穿不惯。”

朱彦夫不敢对娘提报名参军的事，更不敢提他的耍赖方案，只是拣开会的热闹场面向娘作了绘声绘色的讲述。他知道新兵再过两天就要出发，心里暗暗盘算着，如何在这两天的时间里，把该做的事情全都做了，尽量减少娘的负担，然后脚底抹油——开溜。

郑学英这两天一直忙着做军鞋，没太注意到儿子的变化。

朱彦夫把晾在村东地里的高粱秸一口气扛回了家，整齐地堆在院墙里。西院墙有一截让雨淋塌了，他和上泥，搬来石头，一丝不苟地砌好了。屋里水缸水快没了，他把水挑得满满的。还有什么活？院子太脏了，再扫扫院子吧！他把院里院外统统扫了一遍。

“彦夫，你这两天是咋了，没有明天了，干吗这样拼命呀？”娘问。

“娘，俺浑身的骨头疼，可能是身子长得太快了，不干活就难受。”

“尽瞎说，哪有的事哟！”郑学英笑着说，“干活慢点儿，嫩骨头，别落下一身痠伤。身子骨坏了，可是讨不到媳妇的。”

“娘，你做鞋子也累了，今晚的饭俺来做，你就坐炕上歇着吧。屋子里光线不好，别瞅坏了眼睛。”

朱彦夫说着这话，竟有了一种控制不住要哭的感觉。吃过这顿晚饭他



就要走了，他忽然有些犹豫起来，当兵这事到底跟不跟娘说呢？如果说了，她要是说俺小，不让俺去咋办？要是不跟她说，她准会难过。唉，别犹豫了，就按原计划办！反正有人民政府，还有村里老少照顾着，娘保准饿不着、冻不着。俺当兵是好事，是正事，娘现在不愿意，过一段时间兴许就想开了。到了部队上，俺就快点给娘捎个信来，向她道个歉，那样娘保准就不会生气了。

快半夜了，朱彦夫背上装着自己所有衣服的小包袱，轻轻地拉开门，踏着星光走到村口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停下了步子。他想到娘明天早上发现他不见了，会急出病来。于是他绕到好朋友小狗子家，摇醒睡梦中的小狗子，告诉小狗子他到部队去，麻烦小狗子把他的事告诉他娘，并要小狗子转告其他几个伙伴，替他为娘操操心。

东方越来越亮，一层薄云渐渐红润，给大地镀上一层朦胧的粉红。早起的小鸟从林子里扑棱棱地飞上天空，唱着歌迎接新的一天。

朱彦夫满头热汗来到区政府前的大场院里，四下一看，满怀希望的心一下变得冰凉冰凉——大院子空无一人！

场子还是这个场子，树还是这些树，房子还是这些房子，院墙上、树干上那些红色标语还依然如故，可部队到哪儿去了呢？

前两天分明听得清清楚楚，说的就是今天新兵从这里出发呀，可人呢，怎么全都不见了？难道当时听错了？难道都提前走了？什么时间走的？又走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朱彦夫一无所知。他感到双脚难受死了，穿着鞋子一口气走了30多里的山路，双脚在鞋子里闷得慌，于是，他脱了鞋，让脚丫重新自由自在地接触地面。他坐在一棵大核桃树下，想等区政府的大门开了，进去打探一下解放军的消息。

“喂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朱彦夫背后传来，“干吗一大早光着脚坐在这里？”

朱彦夫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是一个头戴破毡帽、弯腰驼背的老头。因为怕冷，老头双手拢在破袖筒里，佝偻着腰，嘴边的胡须挂满了霜珠，呼出的气变成白雾在他的面前飘游。朱彦夫感觉这个老头有点面熟，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
老头又开口道：“嘿，还满头大汗的，你是从哪里来，又要到哪里去？看你这样子像是出远门的，兵荒马乱的，是寻什么亲戚的吧？”



朱彦夫见老头言语透着善意的关心，开口问：“大爷是这里的么？”

“是呀，家就在前面的那个堆着柴火的院子里。你是到这里找亲戚的？”老头用胳膊肘指着前面没有几步的一个门楼。

劈柴劈小头，问路问老头。而且老头就住在区政府附近，说不定知道部队的去向，何不问问他呢？

“大爷，俺跑了一宿的山路，是来这里给俺哥哥送东西的，可是，现在俺哥哥不知道去了哪里。”朱彦夫扑闪着大眼睛。他不想实话实说，怕别人笑话他年纪太小想参军，因此编一个谎话来打探解放军的去向。

“给你哥哥送东西？你哥哥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俺哥哥是来报名参加解放军的，说的是今天一大早要走，俺怕来晚了，就趁天亮前赶到，没想到还是来晚了。”

“哦，你哥哥是当解放军去了。”老头恍然大悟，惋惜地摇着脑袋，“晚啦晚啦，你哥哥他们早就随大军走了，估计呀，现在最少也走出十四五里地了。”

朱彦夫心里一阵窃喜：“大爷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？”

老头连连点头：“他们呀，是往南边去了，今天晚上要赶到南边的沂水县城集结。一百多里呀，远哪！”

朱彦夫怕老头的消息不可靠，又问：“大爷，这部队上的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嘿嘿！”老头笑了，满是皱纹的脸上立时显露出抑制不住的自豪，“俺俩儿子都跟解放军走啦，你哥哥肯定跟俺儿子一块儿。算啦，别追啦。这么说，咱们都是解放军家属，一家人了。到老汉家坐坐吧，这鬼天，太冷了，叫大娘给你烧碗热汤暖暖身子。”

朱彦夫终于想起来了，怪不得老头这么面熟，原来那天报名时把自己拉出人群的就是这老头的儿子，他们的脸型长得很相似。由此看来，老头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。

朱彦夫很了解更多的情况，就随老头一起进了老头的家。大娘很慈祥，把朱彦夫让到暖烘烘的炕上，烧了锅滚烫的稀粥，还拿出香喷喷的烙

饼款待朱彦夫。朱彦夫吃饱喝足，执意要追赶哥哥。大爷和大娘见劝不住，找来一副裹腿帮朱彦夫缠了，叮咛着送朱彦夫上了路。

“孩子，路途遥远，小心啊！”大娘站在门边还不放心地嘱咐。

“放心吧，大爷大娘，鼻子底下有大路，不会误事的。”朱彦夫感激地向大爷大娘告别。

缠着裹腿的朱彦夫兴冲冲地走起来，像是冲锋陷阵的战士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如果再有一条钢枪背在身上，他就像一个标准的革命战士了！他边走边欣赏着阳光下自己的身影，好像自己已经长大了。

夜，沂水县城。从各路招来的新兵都汇集到了这个并不繁华的小县城。城里的百姓为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子弟兵，都在各家的门上点起了灯笼，一时间沂水县城如同过年，大街小巷到处一片通明。

天当房地当床是解放军的传统，解放军新兵也不例外，一队一队地露宿街头。

新战士虽然大多来自贫穷的家庭，但在这寒冷刺骨的冬夜里露宿，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。连长李大黑很不放心，又检查了一遍新兵队伍。回连部时，突然发现在部队宿营的不远处，像是一个人卧在一个门檐下，一动也不动。李连长顿生警惕，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卧在离战士这么近的地方？

李连长猫着腰，取出枪，小心地走近察看。原来是个半大的孩子，破棉袄，单裤子，腰里系着草绳，腿上还缠着裹腿，已经睡着了。李连长松了口气：原来是个要饭的！他没有惊动孩子，只是叹息地摇了摇头，走向连部。

这个熟睡的孩子就是朱彦夫！

朱彦夫确实累坏了，走了100多里路，差点把他给累趴下了。他三拐两转，终于看见一队队一排排身着新军装的解放军战士。他接受多次碰壁的教训，没有贸然走过去，而是寻找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，远远地关注着部队的动向。既不能让部队从他的眼里消失，也不能被解放军发现了他的意图而把他赶走。他心里非常清楚，纵然他有一千个一万个参军的理



由，部队都会以他太小而拒绝他。硬藤缠不住，软藤缠上树。他只要就这么跟着部队，哪怕是跟到天涯海角，他就不相信没有他走进军营的一天。

朱彦夫坐在一个屋檐下，离部队不远不近。他解开身上的布袋，取出地瓜干吃起来。他觉得两个眼皮老是打架，两条腿像绑了沙袋似的沉重。从昨天半夜离家出走到现在，差不多走了一天一夜了，加上前两天在家忙碌，他实在又累又困。他无法抵抗困乏的袭扰，不由自主地打了几个长长的哈欠歪在那里睡着了。

天刚蒙蒙亮，朱彦夫一下子醒来了，发现部队正在集合。朱彦夫看到第一支队伍从面前经过，后面的队伍还没有跟上来，中间有个空档，他赶忙跟在了后面。

街上静悄悄的，只有队伍的脚步声在沙沙地响。朱彦夫边走边观望，发现谁也没注意到他这个特殊的“战士”，乐得手舞足蹈，还调皮地回头向渐行渐远的县城挥手：再见了，沂水县城！

然而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。从沂水出发，他跟着部队一直向西，一路兼程，走了四天，路上不知被赶出来多少次。好在部队很多，这里不要他跟，他就跟那个，那个再撵他，他就又跟上这个，他就像一块黏胶始终跟着。他还是不敢透露他的真实目的，就让他们把他当是要饭的叫花子好了。

部队终于走到了泰安，在津浦铁路大汶口南边有个叫南驿车站的地方停了下来。朱彦夫搞不清部队是临时休息还是到达了目的地，就在远远的小路边坐下。突然，“呜——”的一声怪叫，随即一列冒着浓烟的火车拉着长长的车厢从南方开过来了，每节车厢里都有好多解放军战士。火车喘着粗气吐着白雾在车站停了下来。

是不是部队要坐火车走了？朱彦夫的心“咚咚”地跳了起来。不能再藏在这里了，如果部队要上火车，俺就是拼命也要爬上去，要不俺就会被彻底丢在这里了。这可是决定能否跟随部队的关键时刻。朱彦夫一咬牙，拔腿就往车站跑。

因为是乞讨的孩子，哨兵并未理睬他。

朱彦夫跑到站台上，四下全是战士，他有些不知所措了。

“小老乡！我们连长找你有事。”

朱彦夫吓了一跳。转脸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小小个子战士，背着长枪，正看着他。他怀疑地看着这个战士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跟他讲话。

“小老乡，我们连长叫你去一趟。”小战士又说了一遍。

“是，是叫俺吗？”朱彦夫的心一阵狂跳。

“是呀，不叫你叫谁。请跟我来吧，我是我们连部的通讯兵。”小战士自我介绍。

朱彦夫跟着小战士穿过候车室，拐过一条小巷，在一栋小楼前停下来。

小战士：“报告，小老乡来了！”

门开了，背着盒子枪的李连长笑咪咪地招呼朱彦夫：“进来，快进来。”

屋子里只有两人，朱彦夫都不认识。

李连长很客气地指着小凳子要朱彦夫坐下，随手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朱彦夫：“小伙子，累坏了吧？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俺，俺14了。”朱彦夫本想多说两岁的，但看到对方黑黑的脸上带着慈父般的和蔼微笑，不忍心撒谎。

“呵呵，14岁，行啊！杨指导员，听到了吧，这小家伙才14岁，不简单呀，一步不落地跟着我们跑了400里地。看看，现在还这么有精神，厉害！”李连长禁不住连连夸赞。

杨指导员赞许地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你真的是从沂水一路跟来的？”

朱彦夫还没有来得及张嘴，李连长就抢过来回答：“没错，在沂水我看见的就是他，一路上我又看到他好几次。小伙子，我第一次认识你时你还躺在屋檐下睡觉呢。告诉我，紧紧地跟着我们是不是想参军哪？”

“是，俺早就想参军了，可他们嫌俺小，不让俺报名，俺没有办法就，就只好跟，跟过来了。”朱彦夫没有想到这个连长猜透了他的想法，心里别提有多么惊喜，高兴得说起话来也结巴了。



李连长高兴地亮大了嗓门：“好，这个小兵我要了！”

指导员摇摇头，说：“我说李连长呀，见了个好兵，就像拣了个宝贝似的，可是他是个14岁的孩子呀……”

听了指导员的话，朱彦夫的心差点掉进了冷水盆里。他不明白，到底是连长的官大还是指导员的官大，当兵的事是连长说了算还是指导员说了算。他还很奇怪，这个连长人高马大，长了张凶巴巴的黑脸，可却有着慈父般的温暖和关爱；这个指导员长得眉清目秀，像个书生，可说出话来却严厉而冷酷。

“小伙子，”指导员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俺叫朱彦夫。”

“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俺家住沂源县张家庄。”

“你是张家庄的，离沂水还有一两百里地。”李连长惊讶地说，“这么说你这几天跑了五六百里地？”

“你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吧？”指导员继续问。

“不，俺是俺娘叫俺来当兵的。”朱彦夫不敢说实话了。

“你娘叫你来的，你娘会不知道你还是个孩子？”指导员不相信。

“哎，我说我的大指导员，别吓着孩子！”连长心疼了。

朱彦夫回指导员的话：“俺娘要俺参军，俺娘要俺替俺爹报仇！”

“你爹死了？是怎么死的？”指导员语气平缓了许多。

朱彦夫的眼里冒起了仇恨的火花：“俺爹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，俺爹是八路军，被日本鬼子杀害了。”

指导员沉重地点点头，明白了这个孩子参军的动机，不想再问下去了。

指导员的话揭开了朱彦夫尘封的心。他将爹爹的惨死，姐姐的被卖，弟弟的失踪，一件件一桩桩全都讲出来……

李连长和杨指导员擦去彦夫的泪水。他们终于理解了朱彦夫为什么要来参军，理解了是什么勇气鼓舞着一个14岁的少年，能跋山涉水五六百